

道原

主编 陈明

团结出版社

原 道

第 2 辑

《原道》编委会 编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道 第二辑/陈明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5

ISBN 7-80061-271-6

I. 原… I. 陈… 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152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通县管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4 月(32 开)第一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3

印数:5000 插页:2

ISBN7-80061-271-6/G·77

定价:15 元(平)

目 录

思想编

- 哲学探寻录** 李泽厚(1)
- 中国文化的根与花**
- 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 何光沪(29)
- 天不变道亦不变**
- 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一种现代注释 赵 峰(57)
- 对儒家伦理概念的反省与考察** ... 林安梧(84)
- 人文知识分子与现代化** 张汝伦(101)
- 思想随笔(二题)** 韩德民(126)

研究编

- 内圣与外王的贯通**
- 周敦颐的易学 余敦康(136)
- 从训诂之学到义理之学**
- 理学发生史一个侧面的考察 徐洪兴(164)
- 《论语》与孔子** 韦政通(188)

张东荪对冯友兰的超越	张耀南(209)
寻求不朽	
——对春秋贵族心态的考察	张树国(230)
唐前期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孟彦弘(238)
“道”的历程	王中江(264)
天人之学述论	庞朴(288)

评论编

说说儒

——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之反省	陈来(315)
《中国哲学简史》重读	单纯(337)
中国文化与学术中的西方影响	
——兼论中国学术的本土化问题	陶东风(348)
世纪末汉语学界的语言学转向	
.....	王岳川(370)
大陆当代儒学巡礼	牟钟鉴(390)

编后	(408)
-----------------	-------

哲学探寻录

李泽厚

“人活着”：出发点

(一)“天下何思何虑”：哲学可能性

哲学本是精工细活，妙理玄言，如今却作探寻札记、粗糙提纲；分析哲学家必大摇其头，形而上学者或悻然色变。但哲学既非职业，而乃思想，则常人亦可思想。此“想”不一定高玄妙远，精密细致，而可以是家常生活，甚至白日梦呓。哲学维护的只是“想”的权利。

人一定要“想”么？人活着就有“想”。睡觉做梦，也还在“想”：在梦中吃饭做事，奋搏逃奔，离合悲欢。这不就是“想”么？“至人无梦”，这“至人”当是一念不生，一尘不想，免除和杀死一切想、梦的人？杀死之后，又仍活着，便如行尸走肉，不如真的自杀。

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自杀。恰好相反，实际是每个人都在活着。活着就要吃饭穿衣，就有事务缠身，便被扔掷在这个世界中，衣食住行，与人共在，从而打交道，结恩怨，得因果，忧乐相侵，苦甜相扰。尽管你可以彻底排遣，精神解放，“境忘心自灭，心灭境无侵”。但这解放、排遣、“忘灭”本身，其所以必要和可能，不又仍

然是人们努力“想”的结果么？

在世界而求超世界，在此有限的“活”中而求无限、永恒或不朽；或者，“打破沙锅问到底”，去追询“人活着”（人生）的道理、意义或命运；这种哲学或宗教课题，在“后现代”或只可看作庸人自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硬要思量这些本无解答的问题，干甚么？真实的存在不就在个体自我的当下片刻么？其他一切都只是空间化的公共语词，不足以表述那自意识而又不可言说的“××”。与现代追求“反抗”、“独创”、“个性”相反，这里完全不需要这些。一切均已私有化、瞬间化。无本质、无深度、无创造、无意义。中世纪思考和崇拜上帝；启蒙以来，思考和崇拜理性或自我。如今，一切均不崇拜，均不思考，只需潇潇洒洒，亦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每个片刻，岂不甚好？游戏人生足矣，又何必他求？用完就甩，活够就死，别无可说，历史终结。生活已成碎片，人已走到尽头，于是只一个“玩”字了结。这个世纪末正偶合“后现代”，不好玩么？

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有各种“玩”法。即使日暮无时，何妨强颜欢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明知无解，何妨重问？总有人要问人生意义这个本无可答的问题，毕竟人也有权利来问这问题，而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权利叩问人生，探寻命运来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于是，以“人活着”这一原始现象作出发点，便可以生发出三个问题：（一）历史终结，人类何处去？人会如何活下去？（二）人生意义何在？人为会么活？（三）归宿何处？家在何方？人活得怎么样？

《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盖即此思此虑也。东西各学说各学派都为“人活着”而思而虑。虽“同归”，却“殊途”。“途”即是路，也是视角，这也就是哲

学。哲学只是路的探寻者，视角的选择者。是“路”、是“视角”，便可能有某种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不是随感或杂谈。但它决不是程式、构架、“第一原理”。它没有确定的规范、论证、文献资料。科学要求、体系建构。哲学将是体系和建构体系的抗争者。对我个人来说，哲学探寻也许只是“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生之涯”罢了。

（二）“为天地立心”：由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

上节结尾是“作无聊之事”，此节却要“为天地立心”，有些滑稽。不过，以落寞心情作庄严事业，恰好是现代人生。说得更庄严也更好玩一点，这也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学精神和它的悲剧。于是本“探寻录”可能就是这种欲调侃而未能的滑稽悲剧。但今日的哲学已五光十色，五味俱全，如真能多出一种，岂不更好，抑又何妨？

今日有反哲学的哲学：眼前即是一切，何必思前顾后？目标、意义均虚无，当下食、色才真实。这大有解构一切陈规陋习及各种传统的嫌疑，但也就不再承认任何价值的存在。无以名之，名之曰“动物的哲学”。

今日有专攻语言的哲学：医疗语言乃一切，其他无益且荒唐。于是，细究语词用法，厘清各种语病，技术精而又巧，却与常人无关。无以名之，名之曰“机器的哲学”。

今日有海德格尔哲学：探求人生，发其底蕴，知死方可体生。读《存在与时间》，有一股悲从中来，一往无前的冲力在。无以名之，名之曰“士兵的哲学”。

当然，还有各种传统哲学和宗教及其变种，林林总总，其中，基督教神学最值重视。它自神而人、超越理性。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海德格尔的 Being 也相形见绌。高耸入云的十字架，在阳光中灿烂辉煌，崇高圣洁，直接撼人心魂，人生真理岂不在是？

命运归宿岂不在此?无怪乎有谕者要强调“圣爱”高于伦理,与康德强调道德律令在先、道德感情在后、后者低于前者恰好相反。于是,人生真是一种情感,这是一种普泛而伟大的情感真理。是邪?非邪?

中国哲学也充满情感,它从来不是思辨理性。但是,它也不是这个“走向十字架”的情感真理。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文化,没法建立外在超越的人格神,来作为皈依归宿的真理符号。它是天与人和光同尘,不离不即。自巫史分家到礼崩乐坏的轴心时代,孔门由“礼”归“仁”,以“仁”为体,这是一条由人而神,由“人道”现“天道”,从“人心”建“天心”的路。从而,是人为天地立“心”,而非天地为人立“心”。这就是“一个人生”(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有历史性的统一)不同于“两个世界”(神人有殊;上帝与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内的感性世界相区别)和中国哲学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本根所在。

人生有限,人都要死,无可皈依、无可归宿。把爱、把心灵、把信仰付托于一个外在超越的符号,比较起来,似乎还顺当。现在却要自己就在这个人生和世界里去建立皈依、归宿、信仰和终关怀,即有限寻无限,于世间求不朽,这条道路岂不更困窘、更艰苦、更悲惨?

在这条道路上,“活”和“活的意义”都是人建构起来的。人为自己活着而悲苦地建构。由于不把它归结于神的赐予,它就虽然可以超越任何具体人群的时代、社会、阶级、集团,却无法超越人类总体(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这种空间化的时间系列便是历史。人生意义不局限、束缚于特定的时空,却仍然从属于这个人类的总体,此即“主体性”,即历史积淀而成的人类学本体。所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一方面是对立足于人类社会的马克思哲学的新阐释,另方面又正好是无人格神背景的中国传

统哲学的延伸。这个哲学既以“人活着”为出发点,也就是为什么要将“使用——制造工具的人类实践活动”(亦即以科技为标志的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存在命名为“工具本体”的原故。

人活着要吃饭,但人并非为自己吃饭而活着,把一切归结为吃饭或归结为因吃饭而斗争如“阶级斗争”,是一种误解。人生意义虽不在人生之外,但也不等于人生,于是有“为什么活”的问题。

马克思提到“自由王国”,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当整个社会的衣食住行只需一周三日工作时间的世纪,精神世界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刻将明显来临。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人们将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心理本体”(“人心”“天心”问题),将取代“工具本体”,成为注意的焦点。于是,“人活得怎样”的问题,日益突出。

从世界情况看,人“如何活”的问题远未解决,“活得怎样”只是长远的哲学话题。但由“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却似可成为今日一条探寻之道,特别对中国更如此: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框架来解释或吞并中国传统,而很可能是包含、融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继续前行。它将成为中国传统某种具体的“转换性的创造”。由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可能成为世界意义的某种“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心”者,建立心理本体也;“立命”者,关乎人类命运也;“继绝学”者,承续中外传统也;“开太平”者,为人性建设,内圣外王,而情感“本体”之必需也。

(三)“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语言问题

“太初有为”还是“太初有言”,似乎也可作为中西哲学异途的某种标志。“太初有字”,从而语言成了人的“界限”、“家园”。但

各种语言哲学恐怕已不复如日中天,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为什么有有而无无”?“为什么总是点什么而不是什么也不是”?就并非语言所能解答。神秘的是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存在着,人活着,这就是“有”,这就是“原始现象”,它超越语言。各种宗教、半宗教(包括儒道)以信仰、情感,禅宗则用棒喝、机锋来点明这个“有”的个体性、偶发性、超语言的不可传达、不可规定性。于是,哲学归趋于诗。

然而,哲学非即诗也。哲学关乎“闻道”和“爱智”。它是由理性语言表达的某种“体认”和“领悟”,虽充满情感与诗意,却仍是理性的。“爱智”之“爱”,情感也。“闻道”的“闻”,即“恐惧乎其所不闻”,不“闻”则不足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亦情感也。而“智”和“道”,则理性之径途、内容和体认。

人们说,是语言说人而不是人说语言。但汉字却显示“天言”仍由“人言”所建立。汉字是世界文化的大奇迹,它以不动的静默,“象天下之赜”,神圣地凝冻、保存、传递从而扩展着生命:“人活着”的各种经验和准则。难怪传说要张扬人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汉字凝结、融化了各方面的口头语言,哺育了这么一个中华文化的时空实体,并证实着这个实体在活着。所以,恰好不是随抹随写,写了就抹;相反,“敬惜字纸”:应敬惜这生命的历史和历史的生命。《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用知性语言,表述某种超语言的实存体认和经验以推动它的存在,即此之谓也。

从而,哲学作为视角和路的探寻者,便只是某种观念——概念,的发明者和创造者。因是“发明”,它总反射出“客观”制约,在古希腊不可能有康德的“发明”,在康德时代也不能有海德格尔的“发明”。因是“创造”,哲学具有“主观”情绪。康德不讲教堂,与他的理性批判恐有关。海德格尔不反纳粹,毕竟令人想起

他前此的“此在”充满悲情的冲力。哲学观念——概念之不同于从多其他包括科学的观念——概念，在于它的“无用性”和无所不涉性。哲学不提供知识，而转换、更新人的知性世界。泰利士的“水”，笛卡儿的“我思”，康德的“先天综合”，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等等，无不如此。这如同艺术转换、更新人的感性世界。于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作为视角建构和路的探寻，哲学展示了语言的巨大构造功能。“中国哲学”以实用理性的根底，通由“仁”“义”“道”“气”等观念——概念将感性、知性、理性混同融合，更突出地显示了“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的“语言说人”。这语言与书写相联，经验的历史性支配着人。

如何活：人类主体性

（一）“未知生，焉知死”：人类如何可能

海德格尔讲知死才知生，可说是未知死焉知生。孔老夫子却讲“未知生焉知死。”

每个人都奔向自己的死亡：那无定的必然。这使人既“畏”且“烦”，从而，高扬非理性的此在生命和冲力，认为这就是 Being 的嘱托和召唤，这种个体主义容易走向神秘、空洞与疯狂，甚或隶属于杀人机器。晚年海德格尔由“烦”“畏”而倾心于悦乐（Joy）。由 Dasein 而 Being，回到自然怀抱。其实，不走向神，便只有回归于人，来获得“敞开”和“无蔽”。这虽然与中国传统接头，但要注意，中国传统的“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及其日常行为（例如《论语》中孔子对“仁”的种种回答）。因此，便并不也不能先排开非本真的中性人（Das Man）的“人活着”来谈 Dasein 或 Being。遗憾的是今天好些大讲“生命”、“实存而有”、“人的本真存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却几乎大多或无视或忽略

这一关键点。这些哲学虽然高远玄妙，却经常空洞、抽象，不食人间烟火，不仅不免沦为高头讲章，学者戏论，脱离伦常日用，无法践履；而且由于哲学与哲学家分离，言行不一，而为世诟病。这一切，似都可归因于脱离“人活着”——首先是“如何活”这一“非本真”的命题而产生。

所以，“未知生，焉知死”包含两层面：一是首先要知道、了解人“如何活”亦即“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有群体秩序、社会关系种种方面。孔子讲“足食足兵”、“庶之富之”，讲“正名”和礼制，就正是处理人“如何活”——“知生”的一个重要层面。

“知生”当然并不止此，它还有人生意义和人生状态即“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的形而上层面。孔子和儒学对这个层面讲得更多。“未知生焉知死”不仅把“如何活”摆在第一位，而且是从“活”的路途或视角，而不是从“死”的路途或视角探寻“活的意义”，将“本真”的“活的意义”，从“非本真”的“人活着”中引伸和探寻出来。从而“未知死焉知生”便只能作为“未知生焉知死”的补充和提醒，而不能取代它的主导位置。

（二）“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使用和制造工具

如果不怀成见而略予省视，便可发现：人类生活和生存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种族的基本的、突出的、巨大的、主要的特征，在于使用特别是制造工具。奇怪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哲学家们所熟视无睹，不加重视。大概只有二千年前荀子所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曾揭示这个极平常却极重要的事实。我以为，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贡献所在：指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和标志的生产力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柱石。从而，经济是基础，其他乃上层，社会由是生，关系由是出，财产由是立，历史由是行，要求一切“合理化”的工具理性也由是而不断成长发达。马克思历史观

具有缺陷,例如以“阶级斗争”为贯串线索等等,但指出生产工具、生产力从而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这一哲学视角,我以为仍然正确。这也是以前拙作所着意要承接和说明的,现略重复如下:

A 与海德格尔等人的看法相反,现代工业、科技以及工具理性等等,尽管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自我疏离、各种异化,破坏了诗意、自然、安宁和各种人间情爱,但它们同时也极大地改变、改进和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延长了人们的寿命,而这毕竟是主要的方面。谁愿意再穴居洞处,茹毛饮血,冬无暖气,夏无空调,夜无灯火照明,日以竹木烧食,足不出方圆数十里,活二、三十岁即死掉……,认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圣哲的境地,那当然自由他去,但恐怕人类的绝大多数不会愿意。既然如此,又如何能否认科技、工业、物质文明、工具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价值和意义?既然如此,不是浪漫式地批判、否定、舍弃物质文明,而是重新研究、了解、改革、重建它们,清除其为害于人的一面,难道不更实际更符合道理?

B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言”宁静,之所以为人言呱呱所打破,亦以此故。动物有语言,只交流信息;人类有语言,却不仅交流信息,而更在贮存使用——制造工具的生活经验。它构成人类语言的语义,人类独有的“理性”也来自此。由于将人的语言、思维与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经验和规范相隔绝分离,时空观念、逻辑规律、因果范畴等等“普通必然”便变成了不可解说的“先验”。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及其他提纲即在揭示这“先验”理性的“客观社会性”,即它以人类基本实践(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的历史性为根源。

C 人类具有的这种理性,并非个体活动的成果,乃是通由群体活动的原始巫术礼仪而最终产生和形成。这就是区别于其

他动物种族的人类所独有的“文化”。它与真正的人类语言历史地同步。正是原始巫术礼仪要求个体严格遵循各种复杂烦琐的规定,不可逾越,不可违背,它以群体对个体的指定规范、要求为其形式,实际是在挑选、演习、确定、突出、重复、巩固行为中的肯定(+)否定(-)的模式,它是语言中而后是思维中的矛盾律同一律(这样作便不不这样作)的根源,即 $A=A$ 的语法和“逻辑”的历史来源和根本基础。通过众多巫术、礼仪所产生和巩固的(从而语言、思维所积淀的),并不是对某一特定对象、活动、行为、技能的要求或规范,而是对众多活动的共相命令和模式。人的生活经验之所以不像梦境中的模糊浑沌杂乱,就是因为有这个从使用——制造工具的实中医活动所产生,由巫术礼仪等文化所确定的最一般的规范形式的原故。“理性”之所以超个体、似神秘,也是这个原故。这样,动物的心理也才变为人的心理,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外在自然(自然界)由异己的敌对环境变成为人的自然。内在自然(血肉身心)由动物的本能变成具有理性的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人性”。这也就是我所谓“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

理性因科技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日益损害着个体作为动物性的非理性的生存(人总是动物)。它由于忽视、舍弃甚至排斥、牺牲个体和独特性、偶然性、丰富性,而使人为物役,成了各种机器(包括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奴隶。“理性”需要解毒。从庄子“有机械者必有机心”对文明和异化的最早抗议,到今日成为哲学洪流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便无非是这种解毒:要求冲破、粉碎、废除理性的主宰、统治、控制、管辖和束缚,以使那个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获得拯救或解放。一面表现为科技、工业的强大的“理性”的急剧扩张和发展。另面表现为文艺、哲学的同样急剧发展的“反理性”的流行和泛滥,便似乎是今天文化、心理的冲

突图景。对于有着“儒道互补”长久经验的中国人来说,这两者倒可以相反相成。人类(包括个体)没有理性便无法生存,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使用——制造工具的科技将愈益发达;但人类(包括个体)只有理性,也无法生存,便成了机器人世界。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反理性的文学、美术、生活风格和风貌也将愈益发达。理性需要解毒,人类需要平衡。人不能是动物,也不能是机器。于是人不断要去探寻、询问专属于自己的命运。

(三)“夫是以谓大同”: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

人的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和个人命运。如开头所说,个人首先与“大家”一起活着。我之所以强调实践而非感觉才是哲学的出发点,不仅因为就认识论说,实践形成了人的理性构架,决定着作为认识的感觉或感觉材料(Sense data);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类整体如何生存延续的关注,一直是许多思想、宗教或哲学的焦点。

理性的发达使人们以为可以凭依它来设计社会乌托邦,但当列宁和毛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景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与仇恨。从而经验主义自由派的稳健、渐进、改良、否定过份依赖理性以及否定社会整体工程设计,反而显得实在和健康。

即使承认可由理性计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也由于自由时间的增大而逐渐失去其支配社会存在的力量,从而理性愈益失去其“必然”性质,人类将面临真正的新的纪元。二十一世纪末也许真将成为“历史的终结”?!

但“历史的终结”不过是英雄时代的终结,激烈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平淡无奇的散文年代将无限延伸。

生活不就更无聊吗?没有争斗、冲突、革命,人生不更乏味?人如何活下去?

不过,历史虽“终结”,社会仍存在。由百无聊赖而吸毒、而酗酒、而杀人和自杀,今日已然,明天更烈。于是,如何建构人性乌托邦,如何使每个个体的身心、潜能全面而健康地开发、成长和实现,就要提上日程。它是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无限追求,没有结尾。但它首先大概将要求已充分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商业化限定在一个度量内而不任其再恶性泛滥。“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这就是本文的结论。也许恰好这是马克思当年期望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同一科学的伟大理想”(拙作《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内圣(人性建设)外王(天下太平)之道。”

当然,历史终结毕竟还早,至少还需一、两百年。当前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新纳粹主义……等各种沉渣泛起,似乎要把人类拖回到过去的年代。人们大概还需要支付大量的精力和代价,才能消弭这股历史的逆流和幽灵的重现。

我又仍然以为,这“消弭”主要端赖经济的发展,只有“工具本体”的巨大发展,才能使“心理本体”由隶属、自主而支配“工具本体”,这才是“内圣外王”的历史辩证法的全程。于是人类主体性才转而为个人主体性,它才可能使个体具有更为突出的位置,而以追询“活的意义”“为什么活”为始端。

为什么活:个人主体性

(一)“人生自古谁无死”:伦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又回到死。人都要死,意识到死而活着,于是有“为什么